

疫情下的温暖

□李云

全国疫情多点发生,也波及到了我的家乡——唐山。3月份,我们这座美丽的凤凰城按下了暂停键。全域静态管理,每个小区,每条道路都封了起来。不吵,不堵车,晚上七点像凌晨三点一样。

城里的每个人都在积极响应号召,居家隔离。

穿着密封的防护衣和尿不湿,重复做着同一个动作的白衣天使。不计报酬、不惧寒冷的志愿者,喊哑了嗓子,站肿了双腿……

公安、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24小时无缝衔接,昼夜坚守。各个民生保障部门,加班加点,在不同的岗位默默奉献。

居家隔离的人们密切配合,井然有序地进行核酸检测,不给社会添乱。

居家者的乐观与抗疫者的恪尽职守形成了这座城市美丽的精神图景。他们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涌现出一幕幕疫情下的温暖。

受网络冲击和疫情影响,实体店零售业如三九寒冬,每家商场都负重前行。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工作的大东方购物广场,在承担着疫情期间全县人民民生供应的同时,还向疫情更严重的市区居民,尤其是当地特殊困难居民捐赠日常必备的新鲜蔬菜。

商场与县内外蔬菜种植基地联系,连夜收购土豆、大头菜、洋葱、白萝卜、菜花等耐储运的新鲜蔬菜11万斤,总价达到30万元。为方便运输和装卸,保证

蔬菜质量,我们将这些蔬菜精心包装成每份11斤的“蔬菜包”,共1万件。

小小的蔬菜包,装满商场员工深深的爱、无限的情,由10辆物流车配送到较严重的疫区,由政府进行统一调配分发给困难居民。

疫情期间,同学阿甘被困在了古冶娘家。两个姐姐,一个护士,一个乡医,都化身大白战斗在一线。八十岁的痴呆老妈由她照顾。

老妈整天黑白颠倒,犯起糊涂来更是胡说八道。搞得阿甘心力憔悴。阿甘老公和儿子困在开平家里。儿子患有癫痫,平时都是她照顾。孩子每天都要吃药,近两年病情控制不太好。本应去北京复查,因为疫情和家里的事情,一拖再拖。

这次疫情,母子分离,作为母亲,阿甘自然不放心。孩子的药不能停,开平的家没药了,阿甘这里还有十天的量,但是疫情防控,古冶到开平二十多公里的路程,药也送不过去。即使能送过去,如果十天不解封,还是没药可吃。

万般无奈,心情焦灼的阿甘发了个朋友圈,请求大家帮助。当时,老公还埋怨她什么事都发圈,有些丢人。

消息发出后,大家热情帮忙,纷纷帮她想办法。同事,同学,朋友,朋友的朋友,同学的朋友,大家集思广益,寻找货源。打防控办电话;打12345热线;多

年不曾联系的同学,通过人脉托人打听药品,甚至帮忙找到了类似的替代药。

几经周折,孩子总算有药吃了,病情得以控制,阿甘喜极而泣。真是疫情无情人有情。

晚上八点多,一位志愿者结束一天的工作,没有上接他们回住所的车,说自己不爱坐车,溜达溜达还能锻炼身体,说完默默走开了。当天所有的共享单车都锁了,这位志愿者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

原来他白天采集核酸,去的是有密切接触者住的楼,完全封闭了,他要挨家挨户上门采集。密切接触者早已被接走隔离了,剩下一栋楼的居民属于二次密接。他感觉自己入户采集风险有些高,不愿跟大家接触。怕自己万一有事,再给大家传上。

去年八月,这位志愿者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挽救了别人的生命,是河北省第536位骨髓库捐献者。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报名,说防护服很合身,更像大白。其实他每天弓着腰,穿着防护服缩手缩脚的,连续工作13个小时,在多个30层的楼上徒步爬上爬下。

多么可爱的人啊!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社会才有了温度。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星光,给我带来光明,让我看到希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唐山这座美丽的城市,必将重新变得生机盎然!

无名的花

(外二首)

□王伟

无名的花

不择环境 甘于寂寞
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用开放展示神采
用生长拥抱希望
它们微不足道
即使在花谱中也找不到
关于它们的词条
它们依然认真执着
平凡的生长
默默的奉献

它们是怒放的生命
不卑不亢 积极向上
在各种春花争艳之际
它们安静地开放
向着周围的时空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它们谦卑低调
有没有人来欣赏
对它们并不重要
宠辱不惊 去留无意
这是它们不变的风格

慢生活

希望一切都慢慢的
时光慢慢的流逝
夕阳慢慢的落下

皱纹慢慢的出现
头发慢慢的变白
孩子慢慢的长大
父母慢慢的老去

春天慢慢的到来
花儿慢慢的开放
果实慢慢的成熟
快了 就看不到美丽
快了 就等不到明天

感受

50岁之前
我喜欢远方
喜欢天空
喜欢雄鹰和石头
喜欢酒和想你
我什么都不怕

50岁以后
我喜欢夕阳
喜欢垂柳
喜欢流水和草坪
喜欢茶和想孩子
我害怕夜里
突然想起的电话



手工纸

泡捞熬煮培
步步技需精
试手方知累
更惜字纸生



盖帽儿

三步挡上篮
盖帽传球前
非是敌人恶
规则制定偏



祖传方

时间慢成就
祖传积瑰宝
辈辈细经营
何烦得温饱



输赢论

蛮人偏角力
智者善究因
倘以输赢论
时评各五分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装满爱的行囊

□吕俊杰

自从上中学起,我就离开家到城里上了学。那时开始携带一个比书包还大点的包,作为我的行囊,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装书本,还可以装吃食和衣物等。那时候的背包结构简单,不像现在的背包,里面的空间是井然有序地隔开的,并分成大小不一的区域,有不同的存放功能。以前的那个背包,里面空荡荡的,也没有分层,把东西塞进去即可。但是每次回学校前,母亲总是把我的背包整齐地装好需要带

的东西。

那会儿不论是吃和穿的都很简单,但是母亲的爱,全都体现在这背包行囊里。我记得返校前,母亲都会做好米糗给我装在背包里带到学校去吃。我爱吃米糗,尽管做米糗繁杂一些。母亲在糯米皮中包上我最爱吃的馅料,蒸好放凉后,母亲装进袋子里,再把袋子系好放进我的背包。我到了学校,把背包一打开,香味扑鼻而来。那一刻,在我的眼前呈现的,是母亲蒸米糗时在满屋热气中

穿梭忙碌的身影。身在异乡的我,瞬间泪眼朦胧。

后来,又到了外地上大学,没能长时间陪在母亲的身边。换了一个又一个背包,不变的是更换的背包都在母亲的手中装得满满的。每次,我都是背着充实而厚重的背包离开家乡,在前行的途中,总觉得心中阵阵暖流激荡。

大学毕业后又在外成家立业,工作繁忙不说,加上路途的遥远,回老家的次数少了。但每次回到老家,母亲依然

给我收拾行李,母亲做的好吃的,备好的土特产,只要能装下的都给装上让我带走。不仅把背包装得满当,还把行李箱也塞满,但母亲依然意犹未尽。后来我索性买了个更大的行李箱,好让母亲把为我准备的东西都能放到里面。我无法拒绝母亲,因为这是母亲对我的爱。

我明白,从我在外求学起,母亲就一直这么做,把我的行囊塞得满满的,她心里才踏实,因为母亲的爱,从来都是满的。